

妙手仁護 愛無盡藏

Inmeasurable Love for Nursing
-- a Profile of Branda Ng Enting, a Nurse of Nephrology Dept., and a Member in Singapore Chapter of 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



職業轉彎 意外找到最愛

「連高數都不及格，機械工程系真的不適合你。」17歲，中學畢業，站在第一個人生十字路口，老師力勸我趁早打消報考工程系的念頭。

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，想了想，轉而報考軍警。錄取通知書到手時，輪到家人有意見了。媽媽旁敲側擊地問：「你非得當警察嗎？」我說也不一定啦，當監獄官也行啊！三姊就建議：「妹，你很喜欢救濟別人對不對？做警察太危險；當軍人很難交男朋友；監獄官每天面對四堵牆。你不如去考護士，可以救人！」

可是我連外甥們的嘔吐和便溺都不敢碰，怎麼照顧病人？大姊接話了：「醫護人員最有機會到國外賑災。」二姊也加入道德勸說：「妹，你就用一年時間去嘗試，先別和醫院簽約，我們無條件供你讀書。不合適的話再轉學嘛！」於是，我進入了護專，第二年認識了慈濟，開始參與海外義診，我發現護理這份工作我很願意去做。

涓滴愛存款 病童心門開

目前我服務於新加坡唯一的腎臟科全方位護理專案，主管教授是腎臟科權威，因為關注洗腎孩童的身心成長

新加坡人醫會腎臟科護理專員
黃恩婷



而推動了這個全新專案。部門裡只有三位護理專員，但服務對象卻涵蓋了海內外病人，平均每人要照顧二十個孩子。每接到一個新案，我們就要負責去瞭解小孩的生活起居、個性、背景等，如果父母有經濟困難就要呈報給醫院社工。

照顧小孩和成人的難度是不同的。我照顧的孩子年紀最小的只有四歲，他無法告訴你他需要什麼，痛在哪裡？我們得想方設法和孩子建立互信和溝通橋梁。

有一個唐氏綜合症小朋友，他和你不熟就不讓你碰，這是「愛的存款」還不夠啊！我花了很多時間陪他，在我做得到的範圍裡盡量滿足小朋友撒嬌的請求。別看他們年紀小，他們確實是可以和你說一些心裡話，把你當姊姊來疼愛，這是工作中給我的感動。

有一個十五、六歲的女孩，不肯好好念書，不肯定期洗腎，必須深入關懷才能瞭解是家庭問題、還是剛交了男朋友？有時這些現象連輔導員都沒有發現。重點、直接、深入——這其實和我們在慈濟作訪視是一樣的。每個個案我抱著做志工的心態用心去做，不難，難在時間不夠啊！

守護病人 分秒清明

部門人力精簡，工作量大，內容也龐雜。除了為小孩洗腎，也要兼顧加護病房洗腎個案、行政記錄、開單、家訪、藥品訂購和管理等。比如說，每早七點多到醫院，就要搬運八台共八十公斤重的洗腎水補缺，體能消耗很大。在經常輪夜班的情況下，無論如何還是要想辦法做慈濟。

黃恩婷(右)於學生時代因參與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營隊，而和慈濟結上這份緣。



做慈濟的時間是七拼八湊出來的。從護專實習一路走來，鍛鍊了我轉念的能力。下班踏出醫院心情轉換頻率，重心隨之轉移。要開會就去開會，要練手語就去練手語，路途中一遍遍聽慈濟歌曲沉澱思緒。

有時候會議開到一半，醫院緊急電召，我只好把事情交托給夥伴，馬上調整心態趕回去工作。因為我的工作性質就是如此，要很清楚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。洗腎茲事體大，按錯一個鈕都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失誤，所以要很謹慎。

說起來容易，其中心情起伏不小。我想到上人無論行腳到哪裡，都會專注當下，在什麼場合面對什麼人就做怎樣的開示，分分秒秒清明敏睿。這就是一個典範讓我去學習。病人需要我的時候，我就要在，才能守護健康守護愛。

真誠待人 帶動醫療人文

這份工作我也把它當慈濟事來做，通過自己的動作表達一分真誠，讓我的病人、同事認識慈濟。有一天下班我換上藍天白雲，病人會問：「你要去做慈濟啦？」其實我只和他說過一次。醫生也問：「你又去做志工，慈濟到底是什麼團體？」這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愛灑。



上人說過：「再怎麼先進的醫療配備，如果缺少了真誠和愛心，對病人很冷漠，那在冰冷病房裡的他們就像跌入了寒冰地獄。我知道地獄不是眾生嚮往之地，如果能夠扶眾生一把該多好？」上人期許護理人員為白衣大士，是救人的菩薩，原來幫病人擦身體也就是扶他們一把，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那為深刻的意義，這是其他工作都做不到的。我很感動，我發了願。

在臨床工作共事幾年的夥伴都清楚我的個性，我是不會放過幫病人洗澡的機會的。因為安一個病人的心就要先安他的身體，基本衛生要照顧好，心才會比較舒暢。我記得，最高紀錄是和同事在一個晚上內幫七位大個子病人洗澡，從洗髮、掏耳朵、刷牙、按摩到擦腳，

國際慈濟人醫會的活動，恩婷都會安排時間為民衆付出。



2007年，黃恩婷由於其專業和人文素養，以及志工服務的背景，而獲上司推薦，從納丹總統手中獲頒仁心獎。

花了整整三個小時！我覺得要和同事有這種默契，醫療人文就能帶動起來。

隨侍病人如家人 縮小自己更知足

曾經有位八十多歲的阿嬤，身體嚴重發脹了。我值夜班那晚，家人剛好不在她身旁，我幫她擦身體，陪她聊天。阿嬤突然上氣不接下氣，一上一下喘氣，我也跟著一上一下呼吸，想起了我媽說老人家最怕往生時身邊一個家人都沒有，阿嬤的脈搏越來越微弱，我俯在她耳邊輕聲說：「阿嬤，您的孩子不在，我就是您的孫女。我現在為您合上眼睛了。請您好好走，您的孩子都長大了，不要有罣礙。您要跟著菩薩走，我會為您念佛號……」一說完，阿嬤離世了。我通知他的兒子，他來到母親面前跪下痛哭懺悔。我告訴他阿嬤走得很安詳，沒

有痛苦，我陪著阿嬤走完那一段路。兒子不哭了，突然跪下來向我道謝，孫子抱著我，全家圍著我致謝了半小時

當一個人在臨終前，你有幫助他的機會，這是護理人員才可以做到的。而醫院裡有很多見苦知福的教育，甚至面對病人辱罵時，讓人學習縮小自己，學習知足、感恩。

不比較不計較 用心體會生命風景

2008年，隨著我進修後重回工作崗位，我發現護理專業漸漸趨向「比較」和「計較」的大風氣，也有不必聽診就直接下診斷的年輕醫生。我並不是逞強，但如果我能多做一點，讓病人感覺舒服一點的話，我很願意。然而長期日夜顛倒和體力透支下，傷及脊椎和手臂，醫生告訴我要避免長時段搬抬病人。自己的發願，亦沒有因緣來成就。幾番考量後，我想通了「退後其實是向前」的道理，於是換到了目前的工作。

面試時我很坦白告訴老闆，薪金多寡和職位高低並不重要。工作我會很用心，但希望下班後能把重心放在慈濟，這是我的人生方向。我問他，您OK嗎？老闆嚇了一跳。世上有那麼直接的人嗎？

新工作有新工作的挑戰，一個人

也能發揮一個人的良能。在緊湊的生活裡，我慢慢學會放鬆，學會坐下來看眼前的風景。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環境裡，我不需要抽身，只需用心體會和學習；但在一個惡性循環的情況裡，我覺得要從自己的觀點抽離，去釐清自己可以如何幫上忙；同時觀察別人如何應對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內自省。

服務人群獲肯定 護理福田續耕耘

SARS肆虐時期，爸爸說醫護風險大，叫我別做了。當媽媽知道我需要清洗男病人下體時，臉都綠了，要我讓其他同事去做。我認為幫助病人把污穢清理掉，讓他們身心清淨，這份工作是獨一無二的。大姊也說：「海內外有災難時，全家只有你可以被動員，我以你為榮！」

19歲那年初次用顫抖的手碰觸大

體，那一瞬改變了我的思維和價值觀。相對同輩人而言，我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極限——去觸摸別人不敢觸摸的，去清洗別人不屑清洗的。我發現未來路開始浮現在眼前，內心坦然無所懼。

在我24歲之前，其實就已經完成了所謂有形的收穫，包括仁心獎、卓越服務獎銀牌等，這都不是我求回來的，是別人願意給予的肯定。我覺得，自己不再需要外界肯定，而是讓自己來肯定自己。在目前的工作裡，病人的父母願意信任我，把孩子交給我照顧，孩子能繼續健康康地上學或上班，這就是最大的滿足感。

三十而立是儒家的說法，我想，善根福緣觸動之時，是沒有年齡界限的。佛菩薩很早就為我引路，再重來一次，我依然會選擇用我的雙

手去落實上人所說的法，用自己的力量繼續為病人安身與安心努力工作。☸

(轉載自《新加坡慈濟世界》雙月刊)



儘管工作忙碌，黃恩婷(左一)仍然不放陪伴慈青學弟妹們，無論是共修、愛灑等活動都能見到她的身影。